

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時期英國對歐洲之外交政策

程文華

一、前 言

維也納會議之決定祇有維也納條約，而其會議之背景係法國革命與拿破崙戰爭。結束拿破崙戰爭者係依英國計劃所締結之雪盟條約 (Treaty of Chaumont)、第一次巴黎和約 (First Peace of Paris)、維也納條約 (Treaty of Vienna)、第二次巴黎條約 (Second Peace of Paris)、與四國同盟 (Quadruple Alliance) 等。神聖同盟 (Holy Alliance) 本可併入一提及，但因英國並未參加，故在此不論。

值此期間英國首相與外相數度易人，今祇擇其與本文有重大關係者予以闡述，如皮特 (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註一) 與卡斯累利 (Robert Stewart Castlereagh) (註二) 等人。

英國對戰後之計劃早在一八〇五年及一八一三年即擬定，而維也納會議時，始得以實現；並倡組四國同盟，以確立維持歐洲和平之公會制度 (Congress System)。

二、維也納會議之背景

維也納會議之背景係法國革命與拿破崙戰爭。

為爭取一些應有之基本權利，法國第三階級於一七八九年六月十七日宣布召開國民會議 (National Assembly)，並作網球場宣誓 (Tennis Court Oath) 為法國草擬一部憲法，後經其他兩階級部份人士之支持，終能如願以償。

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時期英國對歐洲之外交政策

七月十四日巴斯提 (Bastille) 監獄受到攻擊。八月廿七日又有人權宣言發布。巴黎發生一連串之暴亂。自國民會議成立之後，國王權利亦受到限制。路易十六 (Louis XVI) 與王后安東尼特 (Marie Antoinette) 自覺不安，試圖逃往國外，結果失敗。但此舉引起更多急進分子之不滿。

自始歐洲其他國家即對法國之革命行動不滿。特別是與法國屬於同一王室之西班牙與兩西西里 (Two Sicilies) 兩國。奧地利國王里奧波得二世 (Leopold II) 唯恐革命在奧屬荷蘭 (Austrian Netherlands) (註三) 爆發，以影響其本身之安全；又恐其妹安東尼特 (註四) 遭受不測，故對革命份子頗為不滿。(註五) 普魯士國王威廉二世 (Frederick William II) 亦不願革命事件發生於日爾曼境內，而對革命份子懷有同樣之不滿。於是奧普兩國國王於八月廿七日發布皮林尼茲宣言 (Declaration of Pillnitz)，聲稱在各國之同意下將干涉法國事務，並謂恢復法國王室之權利及該國之秩序，始合乎歐洲利益。(註六)

一七九二年二月奧普合組聯盟抗法，是為第一次之聯合。同年四月法國以路易十六的名義對外國宣戰。同月奧地利對法宣戰，七月普魯士對法宣戰。因法在戰場節節失利而懷疑其國王走漏消息，王室備受指責。

七月聯軍統帥普將布郎茲維克 (Duke of Brunswick) 宣稱非但要恢復法國舊有秩序，且法王室不得有人被殺害，否則將毀掉整個巴黎。此一聲明引起八月十日之暴動。在暴民威脅下，國民會議停止國王之權利，而以普選方式選出國民議會 (National Convention)。九月廿一日國民議會開會時宣布廢除國王改建共和 (註七)

法國革命之初，英國人中有許多同情法國者。如倫敦通信社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中之部份會員非但同情法國，且主張英國亦採成文憲法。在政黨方面意見頗不一致。代表商人與中產階級之惠格黨 (Whigs) 對革命表示同情。以後因暴亂失去理性，惠格黨之態度亦隨之改變。(註八) 代表地主階級之托利黨 (Tories) 態度可自該黨領袖皮特之言行中看出。最初他未重視法國革命。(註九) 一七九二年二月，其在國會作預算演說時，對未來之歐洲和平抱樂觀態度。八月法王被罷黜時，仍表示漠不關心。(註十) 雖然代表法王之駐英大使雪弗林 (M. F. Chauvelin) 被英政府通知祇能擔任非官方之任務，(註一一) 但仍留駐倫敦。英曾與新成立之共和國作非正式之接觸，並宣布其中立政策不變。(註一二) 兩國之關係並未斷絕。

九月二十日法軍在瓦米 (Valmy) 大敗普軍之後，即在萊茵河 (Rhine) 地區節節獲勝；爲解除英國之疑懼，十月廿二日法新議會曾發布命令，使佔領軍尊重征服區人民之風俗、意見與制度。廿四日其外長勒布安 (Lebrun) 訓令其駐英代辦羅艾爾 (Noël) 向英政府保證法國不採取征服政策，但法國之軍事行動並未稍緩。十一月六日佔領了比利時 (Belgium) 之布魯塞爾 (Brussels)，並征服了奧屬荷蘭 (Austrian Netherlands)。(註一三) 十一月十九日法國共和國頒布命令，內稱根據博愛觀念，革命政府願拯救一切追求自由之人民；希望各民族起來反對其本國國王，並鼓勵其參與國內之事務。(註一四) 廿七日法國合併了薩夫伊 (Savoy) 與尼斯 (Nice)，並在違反條約之情形下開放斯凱爾特河 (Scheldt)。十一月十五日法軍統帥宣布將把革命性的社會及經濟改革傳入佔領區。(註一五)

上述種種情形非但影響英國在安得維甫 (Antwerp) 之商業利益，且直接使英國安全受到威脅，因而使皮特之觀點改變。(註一六) 英倡議法國放棄所佔領之土地，並撤銷干涉他國內政之宣傳，結果被拒，皮特始覺得非以武力對抗法國不可。(註一七) 與皮特相反態度之人士亦有之，如福克斯 (Charles James Fox) 即在下院演說表示反對。(註一八)

一七九三年元月廿一日，法王被判通敵罪處死之後，雪弗林之任務即完全終止。英外相格林維爾 (William Wyndham Grenville) (註一九) 於元月二十四日通知其返國。英國人民已羣情激昂對法表示不滿。二月一日法國對英荷宣戰。(註二十) 因爲法國宣布將革命之範圍擴大，包括中立國在內，使英荷西和沙丁尼亞等國均加入奧普一方而對法作戰。

盟國對法國之戰爭中，雙方各有勝負。自一七九五年西普荷奧和沙丁尼亞等國與法談和後，祇有英國繼續對法作戰。拿破崙曾爲打擊英國而進攻埃及。結果反爲英所敗。未收實際效果。

法執政 (Directory) 爲鞏固法國之安全覺得有建立衛星國之必要，因而在荷蘭建立了巴達維安共和國 (Batavian Republic)，在瑞士建立了海爾維蒂克 (Helvetic Republic)；另外像米蘭大公 (Duchy of Milan)、熱那亞 (City of Genoa)、教皇國 (Papal States) 等都建立了共和國。(註二一)

爲打擊法國，一七九八年盟國成立了第二次大聯合，其中包括英奧俄。另有其他國家贊助，英國政治家皮特爲重要領導人

之一。

中途俄國因馬爾他島 (Malta) (註二二) 問題與英爭執遂退出聯盟，以致祇剩英奧對法作戰。後拿破崙派軍入普國而將奧軍擊敗，一八〇一年與其締結羅維爾條約 (Treaty of Luneville) 使萊茵河 (Rhine) 成爲法國之天然疆界，且在意大利建立了很多小邦。

唯一對抗法國之英國亦於其首相艾丁頓 (Henry Addington) (註三三) 之指導下與法開始和談，一八〇二年三月締結艾敏斯條約 (Treaty of Amiens) 以終止雙方之戰爭。(註三四)

戰爭結束之後，拿破崙曾勵精圖治，整頓內部。各國均感不安。英國又因馬爾他島問題與法爭執，遂於一八〇三年戰端重開。福克斯及其夥伴雖仍然反戰，但未能生效。(註三五)

一八〇四年戰爭進行時期，皮特即在尋求和平計劃，聯絡盟友，以保英國之利益及歐洲之和平。他曾與俄皇亞歷山大一世 (Alexander I) (註二六) 聯繫以籌劃未來之歐洲局勢。(註二七) 同年十月俄皇派諾夫斯佐夫 (Novosiltzov) 攜帶與英締結聯盟之建議前往倫敦。其所提出者係作戰問題，建立國際機構維持歐洲和平問題，與擴張俄國影響力問題等。皮特曾技巧的親手修改了那些主張，非但能使沙皇可以接受，且能合乎奧地利與普魯士之胃口，然後將其交俄國駐倫敦大使夫羅恩佐夫 (Voronzov)。(註二八) 其中部份交涉係由英國駐聖彼得堡大使與俄國查陶里斯基親王 (Prince Czartoriski) 所進行者，(註二九) 一八〇五年雙方同意之要點如左：

一、推翻拿破崙，自法國佔領下拯救爲其征服之國家，並將法疆界退至革命爆發前之地區。

二、妥善安排自法佔領下所恢復之土地，使其安全與幸福有所保障，同時建立一防止法國未來侵略之有效屏障，並盡量維持歐洲之權力平衡 (just equilibrium)。

三、建立一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system)，維護依公法 (Public law) 所建立之和平，並保障不同國家間彼此之安全。(註三十)

至於對領土之處置，皮特曾有更詳盡之說明。他決定自法佔領下之荷蘭手中收回比利時及萊茵河左岸；建議自安得維甫（註三一）至瑪斯特里克特（Mastricht）之弗蘭德茲（Flanders）地區併入荷蘭，建立一堅強而獨立之荷蘭王國；另外建議將弗蘭德茲其餘部份、盧森堡（Luxemburg）、久利爾斯（Juliers）、及繆斯（Meuse）與茅斯爾（Moselle）之鄰近地區給普魯士。如此非但荷蘭將增強，而普魯士亦可從事抗法。（註三二）

關於意大利半島，其主張加強皮特蒙王國（Kingdom of Piedmont）與熱那亞（Genoa）；將阿達（Adda）西南之米蘭部份，與帕瑪（Parma）及皮阿遜薩（Piacenza）相連；將塔斯坎尼（Tuscany）併入奧地利；同時為補償奧地利放棄比利時而將全部倫巴底（Lombardy）與維尼西亞（Venetia）劃歸奧國。擴大皮特蒙及加強奧地利均有助於使阿爾比斯山（Alps）成為防法之屏障。（註三三）皮特之上述計劃日後為卡斯累利所實現。（註三四）

一八〇五年盟國組成了第三次大聯合（Third Coalition）。此次聯合中表現最出色者仍為英國，特別是在海戰方面。同年十月英海軍名將納爾遜（Horatio Nelson）（註三五）於西班牙南方之特拉法加（Trafalgar）大敗法西聯合艦隊，以致法海軍無法整補，使拿破崙不得不放棄越過海峽攻打英國本土之願望。在拿破崙戰爭中此為一重要關鍵。

拿破崙既然不能直接攻打英國，即盡量打擊其歐陸之盟友，使普奧先後戰敗。同盟中之俄國亦於一八〇七年七月與法締結蒂爾斯提條約（Treaty of Tilsit），非但與法談和，且進一步與之結盟。拿破崙對付英國之另一辦法即孤立英國，斷絕其與歐陸之貿易。一八〇六年十一月廿一日法發布封鎖英國之命令，宣布將在歐陸所發現之英國貨物充公。一八〇七年元月七日英國亦發布報復命令，採取類似之措施，並逮捕聽從法國命令之船隻。（註三六）同年（一八〇七）十二月中拿破崙發布米蘭詔書，重申以封鎖對抗英國貿易，宣布歐洲所有港口不准英國船隻出入，不過祇是紙上封鎖（Paper blockade），未能收實際效果。一八〇八年法國以防守西班牙海岸而對抗英國為藉口，派十萬大軍往攻西班牙。西王不敵而被迫退位，由拿破崙之兄約瑟夫（Joseph Bonaparte）繼位，於是引起西國暴亂。英國應西班牙之請，出面干涉。英將惠靈頓（Wellington）（註三七）在葡萄牙登陸擊敗法軍。此後雙方互有勝負，一八一二年西班牙之法軍始被擊敗。

同年拿破崙遠征莫斯科，爲其最盛時期，自俄敗退以後，聲勢即走下坡而步入失敗之途。

三、英國戰後之外交政策

英國係一講求實際之民族，做事喜談計劃，辦理外交更不例外。至於戰後之外交計劃，早在一八〇四年皮特首相執政時即與俄皇亞歷山大一世磋商，而於一八〇五年達成協議。一八一二年卡斯累利擔任外相之後，依據皮特之舊議重作討論，而擬定出新的計劃。

在法國革命、拿破崙戰爭、以及維也納會議期間，英國均處於重要地位；其外相卡斯累利亦扮演着舉足輕重之角色，其本人不祇爲英國內閣中最重要人物，且爲全歐所矚目之一員。（註三八）

卡斯累利係一七六九年生於都柏林，受教於劍橋大學。其父爲一地主。自一八〇一年起卡氏任職國會，爲下院重要領導人物之一；一八一二年出任外相，時年方四十三歲。其任職期間爲英國外交史中最重要之一段，其中包括歐洲大聯合（Grand Alliance）、拿破崙戰敗（defeat of Napoleon）、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以及歐洲重建（reconstruction of Europe）等。（註三九）因於其任內所召開之歐洲會議特別多，故塞通瓦特遜（R. W. Seton-Watson）謂卡斯累利係會議外交之象徵。（註四十）

權力平衡爲卡斯累利之目的；補償與中庸爲其達此目的之方法。他認爲法國與俄國太強，奧國與普國又太弱；（註四一）建議圍堵法國（Containment of France）與強化中歐。（註四二）爲圍堵法國他希望擴大荷蘭王國（Kingdom of Netherlands）以阻法國之向北發展；還希望有一個軍事力量強大的普魯士以與法抗衡；更希望增加巴伐利亞（Bavaria）之領土以加入抗法之行列；最後希望強化意大利之北部以構成圍堵法國之另一環。（註四三）

至於強化中歐則更有雙重之意義，在皮特與卡斯累利之心目中，俄國就像法國一樣的危險，因其與英國近東之利益衝突。強化後之中歐，東可以抗俄，西可以防法。（註四四）

當時卡斯累利與梅特涅 (Prince von Metternich) (註四五) 都希望增加奧國力量，但二者原因不一，前者為權力平衡，後者因奧地利為其本國。因當時二人目的相同，故能結為好友。

一八一三年歐陸三同盟國為處理敵對雙方之有關利益問題，請英國攝政派全權特使前往歐洲商談。因英國已獲得該國等駐倫敦公使對海權問題 (Maritime Question) 所作之保證，故願派其外相卡斯累利前往。(註四六)

事先內閣集會討論英國的計劃與將來可能與盟國談到的問題，經決議後，作成議和訓令，由卡斯累利攜帶於一八一三年十二月廿六日前赴歐洲。訓令包括有一八〇五年皮特及一八一三年內閣會議之意見。(註四七) 該訓令為一極重要之文獻，惜常被忽略。其重要內容如左：

首先使法國放棄其在斯凱爾特與安得維甫之海軍建設；其次要保障擴大後的荷蘭安全。荷蘭除一七九二年之領土外，另外起碼應包括久利爾斯、安得維甫、與瑪斯特里克特。維斯爾 (Wesel) 應置於一盟國手中。

同意恢復伊比里安半島上之王室統治權。保障該王室等之獨立及在歐洲之領土安全，以免其受法攻擊。

馬爾他仍由英國佔有；毛里西斯 (Mauritius)、(註四八) 包本 (Bourbon)、(註四九) 瓜得路甫 (Guadeloupe)、(註五十) 與森次 (Saintes) 等均不交還法國。法國保有毛里西斯對法價值不大，但對英國之印度洋貿易將造成威脅。

邊遠地區之荷蘭殖民地交還荷蘭，但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除外，因與英國通往東方航路之安全有關，故仍由英國保有，另撥款兩百萬英鎊 (sterling) 付給荷蘭以為補償。

有關意大利內部之安排，係將沙丁尼亞王 (King of Sardinia) 復位，或許以熱那亞交換薩夫伊。

如果奧地利與米拉特 (Murat) 相連，西西里王室 (Sicilian Family) 將據有突斯堪尼與厄爾巴 (Elba)。

教皇將恢復其原有之地位。(註五一)

由上述訓令中可看出英國對未來歐洲計劃之大要。

一八一四年元月廿五日，卡斯累利到達聯軍總部所在地——蘭格萊斯 (Langres)。他此行主要目的是以締約之方式團結

各盟國，並對未來之和平作部署。此一行動無論為戰為和均有必要。(註五二)

經再三談判，終於達成兼有上述兩種意義之雪盟條約。其實早在一八一三年英俄即在為該約磋商，(註五三)直到一八一四年三月九日始由英奧俄普等國簽字。(註五四)

約中聲明其目的在促進盟國之團結以結束由拿破崙所造成之不幸戰爭而期維持歐洲權力之平衡。其中重要條款有第五、第六、第七、與第十六等條。(註五五)

第五條規定戰後維持和平及防止法國再度進攻之方法。第六條規定一旦和平被破壞時所應採之和平干涉。第七條規定如前述和平干涉失敗時，每一締約國將出兵六萬人而採取武力干涉。第十六條亦即其中最重要之一條規定：「此一盟約之目的在維持歐洲權力之平衡，締約國為維護各國之獨立，為阻止類似以往之侵略行為再度發生，而彼此同意將此約之效力自簽字日起延長廿年。締約國保留在必要之情況下於本約屆滿三年前同意延長之權力。」(註五六)韋伯斯特 (Charles K. Webster) 認為此條即一八一五年四國同盟之根源。(註五七)

同盟國在雪盟條約之密秘條款中定立了下列目標：由主權小國組織一個日爾曼邦聯；在列強保證下成立一個獨立之瑞士；建立一個由獨立小邦構成之意大利，和一個由奧倫治王室 (King of Orange) 統治的大荷蘭；與恢復西班牙包本王室之統治。(註五八)

雪盟條約係由英外相卡斯累利所設計、安排、並促成，為盟國對拿破崙作戰中最重要之貢獻。(註五九)英國外交政策亦因而得以實現。它曾有效的改善了歐洲情況並為與法締結和約達成初步之協議。(註六十)

因為戰爭，此約之締結亦曾發生不少爭執：內在係一般和平問題、波蘭問題、與俄國霸權問題，表面係摧毀法國問題與拿破崙議和問題。(註六一)其實有待繼續努力商談之處尚多。

至於戰後對法國之處置，盟國意見並不一致。俄皇亞歷山大認為：「為歐洲之和平與幸福計，由盟國支持法國之完整並維持其壯大。」但他反對立刻與法締結和約，因其欲率俄軍進入巴黎，以雪拿破崙一八一二年焚燒莫斯科之恥辱。(註六二)此

與英國之意見正好相左。

關於法國王位問題，卡斯累利認為，如於巴黎陷落後法人肯接受，即恢復包本王室之統治；梅特涅則主張在路易絲 (Louise) 之攝政下由拿破崙之子繼位，因其有赫布斯堡 (Hapsburg) 血統，甚至由拿破崙保持王位，以酬其對革命之約束；亞歷山大之意見係由瑞典親王、前法國元帥柏納道特 (Bernadotte) 繼位，或由全民投票選舉。(註六三)

綜合上述各點仍以包本王室復位為良策，故能受大家所支持。同盟國對此於巴黎陷落前數日始獲得協議。一八一四年三月廿八日，在迪吉昂 (Dijon) 所舉行之酒會中盟國外交官始對包本王室表示由其復位。(註六四)

雪盟條約之締結為卡斯累利外交之一大成功。

四、英國外交政策之實現

本節包括第一次巴黎和約與維也納會議。二者係對戰後之處置條約。雖結果未能使各方滿意，但終於解決了許多重大問題，且為歐洲帶來了珍貴的和平。

一八一二年歐洲在卡斯累利之倡導下組成第四次大聯合，參加國家除英俄普奧外，尚有其他小國。該聯合又經一八一四年之雪盟條約予以加強，終使歐洲戰爭接近尾聲。盟軍節節勝利，最後將拿破崙戰敗，而於三月三十一日進入巴黎。拿破崙雖作殊死之鬪，結果仍未成功；四月六日在楓丹白露宮 (Fontainebleau) 宣布讓位給其獨子，但未為聯軍與國民議會 (senate) 所承認。四月十一日宣布無條件退位，而路易十八 (Louis XVIII) 被召復位。聯軍決定將其送往厄爾巴，每年給俸兩百萬法郎，由法國政府負擔。(註六五)

拿破崙投降之後，為結束雙方之戰爭狀態，建立歐洲之安定局面，及處置領土之糾紛，盟國等與法國締結第一次巴黎和平條約。該約係於一八一四年五月三十日由英俄普奧等國簽字。法國係由其外長泰列蘭 (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erigord) (註六六) 代表簽字。

英法所締條約之主要內容如左：

自現在起英國及其盟國與法國間結束戰爭狀態並維持永久和平。締約國將盡量維持歐洲各國間之了解與和諧。法國退至一七九二年元月一日時之疆界。開放萊茵河，任何國家均得通行。奧倫治王室統治下之領土將增大；該王室之頭銜及權限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得給予外國王子。日爾曼將獨立成立一聯邦。瑞士仍獨立由其政府繼續自治。意大利除部份劃歸奧地利外則係由一些主權小邦所組成。馬爾他及其屬島將歸英國。戰時法國被佔之殖民地，除少數例外，全交還法國。（註六七）法國答應廢除奴隸貿易。

其他國家於同日亦仿照英國與法國簽訂相同之條約。此一和約對法國可謂慷慨寬大。法國仍保有亞維農（Avignon）、蘭道炮臺（fortress of Landau）、與一七八九年後所取得之土地；沒付賠款，亦未將其自各首都掠奪之藝術品交還各國。（註六八）

第一次巴黎和約之締結係歐洲重建程序之第一步。對於一些可能引起爭端而有碍合作之種種問題，如波蘭（Poland）、薩克遜尼、與拿不勒斯王位諸問題均未提及，以留待在維也納所召開之一般會議中解決，但四大國代表於離巴黎之前曾以密約之方式對棘手之問題採取了預防性的措施。（註六九）

依據第一次巴黎和會所作之決定，六月十四日四國同意將暫管之比利時交給荷蘭之奧倫治王室。他們修改雪盟條約，將其第七條改爲如前述和平干涉失敗時，每一締約國將出兵七萬五千人而採武力干涉。（註七十）

同年夏季卡斯累利之另一成就，即與費格爾（Hendrik Fagel）所解決之英荷問題。雙方同意英國保有在戰時取得之圭亞約（Guiana），（註七一）並同意英國付一百萬鎊給瑞典而取得瓜得路甫。該島係一八一三年英國答應付給瑞典而第一次巴黎和約時改付給法國。英國同意承擔荷蘭對俄之三百萬英鎊債務，且同意爲戰時所取得之好望角付給荷蘭二百萬英鎊。荷蘭同意將上述款項用以構築對法之防禦工事。至於新荷蘭之疆界將留待維也納會議時解決。（註七二）

英國一直認爲歐洲之平靜將因領土之安排得當而完成，（註七三）所以其不斷作領土解決之努力。雪盟條約與第一次巴黎

和約，主要目的在處置法國之有關領土及其殖民地。(註七四)英國所關心之荷蘭、比利時、與安得維甫等地均獲得適當之處置，海外殖民地亦獲得補償；又因英荷財政問題之解決，而兩國建立了深厚之友誼。(註七五)法國包本王室之復位問題已於維也納會議之前獲得解決。英國應該感到滿意。

和約之締結祇使交戰國雙方結束戰爭狀態而進入和平狀態。普遍之問題及一些於第一次巴黎和約締結時避免提及之問題尙待由一般性之會議解決，故第一次巴黎和約中之第卅二條，對未來一般性會議之召開時間、地點、及與會代表之資格等均有所規定。依據該條，「雙方各交戰國於兩月之內派特使(Plenipotentiaries)前往維也納參加開會，以期達成第一次巴黎和約所未能完成之工作。」(註七六)巴黎第一次和約係於一八一四年五月卅日締結，照算應於七月底以前召開會議，但因俄皇亞歷山大有事返國(註七七)而將會期延至九月廿二日開幕。(註七八)開會地點決定在奧京維也納係在梅特涅倡議，卡斯累利附和下所作之決定，因當時二人係外交好友。(註七九)維也納會議既為一般公會(Congress)係屬全歐性的而非和會，法國當然可以派代表參加，因而泰列蘭始有為法國爭取發言機會，以折衝尊俎於英俄普奧四強之間。

雖然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Age)之格言謂：「庸人談人：君子談事。」(註八十)但我們仍不可忽視重要人物對歷史之影響，特別是在外交方面。我們不能談德意志統一，而不談畢斯麥(Otto von Bismarck)(註八一)就是這個道理。何況事在人為。所以我們談維也納會議，還是先介紹一下出席會議的主要人物。

九月十三日先到維也納者係英外相卡斯累利。(註八二)他率領了一個由十四人所組成之代表團。(註八三)其中包括三位駐歐大使：第一位是卡斯累利的兄弟斯提華特(Stewart)、一位不太正常的人，但頗受卡斯累利所倚重；第二位是亞歷山大的好友卡斯卡特(Cathcart)、英駐聖彼得堡大使；第三位是克蘭卡狄(Clanarty)、一位勤勞的公務員，曾任英國駐海牙(The Hague)大使，對卡斯累利忠誠，為其主要助手。其他隨員多係卡斯累利自己所僱用之情報人員，因當時歐洲之情報戰非常盛行。(註八四)於八個月之開會期間，奧地利會僱用甚多情報人員以用各種方法搜集情報。(註八五)

隨後到會者有普魯士首相哈丁堡親王(Prince von Hardenberg)(註八六)與哈姆包爾特(Baron Wilhem von Humboldt

)、(註八七)俄國外長乃沙羅德(Count Nesselrode)、(註八八)奧國親王梅特涅(Count Metternich)與大會秘書根次(Gentz Frederick)。(註八九)

俄皇亞歷山大與普王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係於廿五日在盛大之歡迎下抵達奧京維也納。其他如烏騰堡國王弗特烈一世(Frederick I)、黑斯(Hesse)選侯威廉(Elector William)、丹麥國王弗特烈第六(Frederick VI)、貴族、與外交官等亦相繼到達。(註九十)即歐洲小國亦均派有代表參加。

代表中較為特殊者係俄皇亞歷山大，他性情古怪富於幻想，率有普波法希及瑞士等國顧問，但自己却不懂外交，雖將其利益重心置於波蘭，但結果未能如願。卡斯累利與梅特涅盡量使其忙於雜務或沉醉娛樂，以免影響大會重大事務。(註九一)法王路易十八並未出席，係由泰列蘭率團參加。(註九二)

非但此次出席者顯赫，而奧地利政府之接待亦甚豪華，故維也納會議有跳舞會議(The Dancing Congress)之稱。實際應酬甚多。每日之開支約在一萬英鎊以上，龐大之開支幾使奧國破產。(註九三)

會議開始進行時，出席之外交代表們受到一些舊有條約之困擾。依據一八一二年之阿道條約(Treaty of Ado)應把挪威交給瑞典，且經第一次巴黎和約之附加條款予以承認；一八一三年二月之克里什條約(Treaty of Kalisch)俄國允許普魯士保有不比一八〇七年締結提爾斯特條約時更小之領土；一八一三年六月之里查巴哈條約(Treaty of Reichenbach)、俄普奧同意瓜分華沙大公國(Grand Duchy of Warsaw)、一八一三年九月之脫浦里茲條約(Treaty of Töplitz)使一八〇五年之奧國疆界，以及里尼西邦聯(Rhenish Confederation)各成員之獨立得以保障；一八一三年十月之利德條約(Treaty of Ried)使巴伐利亞王得保有固有之權利與領土，但提羅爾(Tyrol)與奧屬地區除外。(註九四)所幸問題均迎刃而解。

維也納會議之進行，不太注重形式，正式會議不如想像中多，重大問題並不交大會討論，係由英俄普奧四強(Big Four)所組成之小型委員會討論處理。以後法國加入成爲五強(Big Five)。此一小型委員會爲維也納會議之核心，猶如今日聯合國之安全理事會。說得明白一點，一切由大國決定，而且很多問題係在會外解決。

英國於圍堵法國及海外殖民地之處置方面，在雪盟條約及第一次巴黎和約中已有滿意之收穫。唯在強化中歐方面有待努力。此亦為維也納會議中英國之外交重心。

一般皆謂維也納會議之議事係依據三原則：一為正統主義 (Legitimacy)，二為補償原則 (Compensation)，三為勢力平衡。所謂正統主義主要係指各王位之恢復而言，其實此種問題多早在維也納會議召開之前業已解決，故韋伯特教授 (Charles K. Webster) (註九五) 與倫敦大學十九世紀國際關係史教授豪華德 (C. H. D. Howard) 均反對此種觀點。(註九六) 補償原則尚有部份道理。真正重要者係權力平衡原則。此為當時英國對歐之基本外交政策。強化中歐祇係該政策之部份而已。

在會議中，俄皇亞歷山大首先提出計劃，內容是：俄國反對建立一個聯合的日爾曼國；主張把波森 (Posen) 與薩克遜尼給普魯士，把北意大利、伊利安省區 (Illyrian Provinces)、達爾馬西亞 (Dalmatia)、與部份南德意志給奧國；並主張取得華沙公國 (Duchy of Warsaw)。此一意見在會中引起掀然大波，特別是對波蘭及薩克遜尼之處置。(註九七)

卡斯累利所注意者係阻止俄國勢力之擴張。在中歐大家將焦點集中於波蘭，因其地位重要，故曾於一七七二、一七九三、與一七九五年三次為俄普奧所瓜分。(註九八) 所以拿破崙曾謂：「歐洲之未來在於波蘭之命運。」(註九九) 俄對波蘭早懷野心，而且迫不急待，早在締結第一次巴黎和約時即曾提出波蘭問題，為他國所拒未果。(註一〇〇) 各重要國家對波蘭均表關切，尤以英國為甚。

沙皇自認為波蘭之解放者，欲給波蘭憲法，並置於自己統治之下。為贏得普魯士對其要求之同意，願贊助其取得全部薩克遜尼。英奧均不願俄所控制之領土擴張至奧得河岸 (Banks of the Order River)。如此則使俄國之人口增加太多，影響歐洲均勢，對奧則構成較大之威脅。亞歷山大已擁有軍隊近百萬，此數為其所需之兩倍。(註一〇一) 普王威廉三世却願將其波蘭行省給予亞歷山大以交換全部薩克遜尼，但如此則違反使薩克遜尼王復位之原則，法代表泰列蘭反對，(註一〇二) 因而英奧法處於同一立場。

為強化中歐，卡斯累利主張重建奧地利，特別是在達爾馬西亞、提洛爾、及意大利等地區，以期阻止並對抗俄國擴張所造

成之威脅。爲同一目的他希望日爾曼（包括普魯）重新取得他們的波蘭土地；（註一〇三）並欲在普魯士支持英奧對抗俄佔波蘭之條件下，允許普魯士獲得薩克遜尼；（註一〇四）但普魯士之哈丁堡親王宣稱，拒絕普魯士佔有薩克遜尼即等於開戰，（註一〇五）因其不願附有任何條件。

梅特涅不願普魯士取得全部薩克遜尼，而構成對奧之威脅。他願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巴伐利亞。（註一〇六）卡斯累利與梅特涅二人反對波蘭割給俄國勝過反對薩克遜尼割給普魯士。（註一〇七）在此情形之下事情陷於僵局，四強平分爲二。一方爲英奧，一方爲俄普。大體尙能維持和平。最後卡斯累利爲達其目的求助於泰列蘭。法代表清楚表示欲站在英奧一方以反對俄佔波蘭。英代表爲擴大其影響力，希望並且堅持讓法國代表參加處置波蘭與薩克遜尼之委員會（Preliminary Conference）。（註一〇八）如此則打破會中之均勢，俄普兩國不能對抗英奧法三國，於是俄普之希望成爲泡影，而哈丁堡不肯示弱，對英之要求予以拒絕且開始整軍（Organized his army）。（註一〇九）卡斯累利之強化中歐政策不能在普俄之威脅下放棄，於是英代表聯合奧法代表共同採取對策。一八一五年元月三日在卡斯累利之策動下締結一密約，以阻俄普對波蘭及薩克遜尼之野心。（註一一〇）該密約規定戰爭一旦爆發，每一締約國提供十五萬部隊。（註一一一）

俄皇亞歷山大獲悉該秘密同盟之消息後即予屈服。開戰之危機隨即消失。（註一一二）

對波蘭及薩克遜尼之最後協議是讓俄保有波蘭之波森（Posen）省，而奧地利保有加里西亞（Galicia）省。拿破崙所建之華沙公國重建爲一具有自由憲法之波蘭王國（Kingdom of Poland），直接置於俄皇統治之下。普魯士放棄其波蘭省（Polish Province）而保有西部之一小部份，獲得了五分之一的薩克遜尼，但不包括萊比錫（Leipzig）在內，其餘部份仍歸其舊王統治。（註一一三）俄皇實際所得者較想像中爲小，且地居奧普之間。（註一一四）如此波蘭則遭再瓜分之命運。支持拿破崙之薩克遜王已獲應得之懲罰。維也納會議中最辣手之波蘭與薩克遜尼問題終獲解決。其餘日爾曼小邦爲普奧之方便計，多被瓜分。普魯士曾抱怨其所獲土地較一八〇五年爲少，此爲事實，因爲在先其擁有相當多之波蘭土地，如今以該地換了部分薩克遜尼及萊茵河區（Rhine Province）。（註一一五）

至於日爾曼之統一，其第一步係於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時所完成。當時出席會議之政治家們決定不再恢復拿破崙於一八〇六年所解散之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一個包括有卅八邦及自由城市之邦聯（Confederation），如此較更能對抗法國，但與當年之美國邦聯（Confederation）有所不同。（註一一六）

日爾曼邦聯之憲法係由日爾曼人自己決定。一八一四年十月與十一月之會議，係由奧地利、普魯士、巴伐利亞、烏騰堡，與漢諾威所組成。他們討論憲法起草之各項問題，但未久即陷入僵局。大家意見分歧，使會議停止達五月之久。一八一五年春會議恢復，奧地利提出一折衷方案，六月上旬始達成協議，但細節有待商榷。新的邦聯設有一議會（Diet），該議會係由奧地利代表擔任主席，各成員均派有代表參加。新憲法中有條款規定戰時會員不得單獨媾和，亦不得締結違反會員利益之盟約。該邦聯無共同之貨幣與行政機構，對一般之自由亦無保障，祇為一鬆懈之聯合（Union），並未給紊亂之日爾曼帶來秩序，但却實現了卡斯累利將普奧拉入一個政治組織以強化中歐之部份美夢，使其理想中之權力平衡向前邁進一步。（註一一七）

大家同意將法國自萊茵河區及低地國家趕出，並將大約現在的比利時地區併入荷蘭而建立一强有力的荷蘭王國，以便對抗法國。（註一一八）卡斯累利為加強英荷之關係曾擬促成英國王室繼續承人查洛特公主（Princess Charlotte）與奧倫治親王（Prince of Orange）之婚事，但未能成功。（註一一九）法國仍保有阿爾塞斯（Alsace）與洛林（Lorraine）兩省。熱那亞被併入薩丁尼亞，用意在造成一强有力之薩丁尼亞王國以對抗法國。泰列蘭亦贊成此舉，因如此可牽制奧國之南侵。奧國喪失了荷蘭，為補償其損失，讓其取得東加里西亞（Eastern Galicia）、薩斯堡（Salzburg）、提羅爾、烏拉爾堡（Vorarlberg）、伊利安省區、威尼西亞與倫巴底（Lombardy）。（註一二〇）丹麥將挪威交給瑞典。（註一二一）瑞士由列強保障其中立。西班牙與葡萄牙則恢復其在歐洲之舊有疆界。（註一二二）

握有世界海權牛耳之英國無意將海上霸權交付其他列強，其此次所獲之利益在海外，特別是在殖民地方面。為歐洲未來之和平計，英對戰時取得之法荷西殖民地，除部份保有外，其他均已歸還。

在歐洲英國取得北海之海利格蘭（Heligoland）、地中海之馬爾他、與愛琴海之愛奧尼亞羣島（Ionian Islands）；在亞

洲除一八〇二年租借之錫蘭島外，其餘全部歸還；在加勒比海自西班牙手中取得千里達(Trinidad)，自荷蘭手中取得圭亞那；在非洲取得毛利西斯、與塞什爾羣島(Seychelle Islands)；另外英國在付出二百萬英鎊之條件下，保有好望角作為對抗法國之基地。(註一二三)其他並無特殊補償之安排。

恢復各王室王位亦為維也納會議重要課題之一。泰列蘭所主張之正統主義部份得以實現。法國由路易十八復位；教皇國由皮斯七世(Pius VII)復位；西班牙由非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復位；薩丁尼亞由艾曼繆(Victor Emmanue)復位；荷蘭與葡萄牙各王室均復位；意大利半島之包本王室亦重握政權；唯日爾曼小邦之王位部份成為大國勢力平衡下之犧牲品，而未能一一復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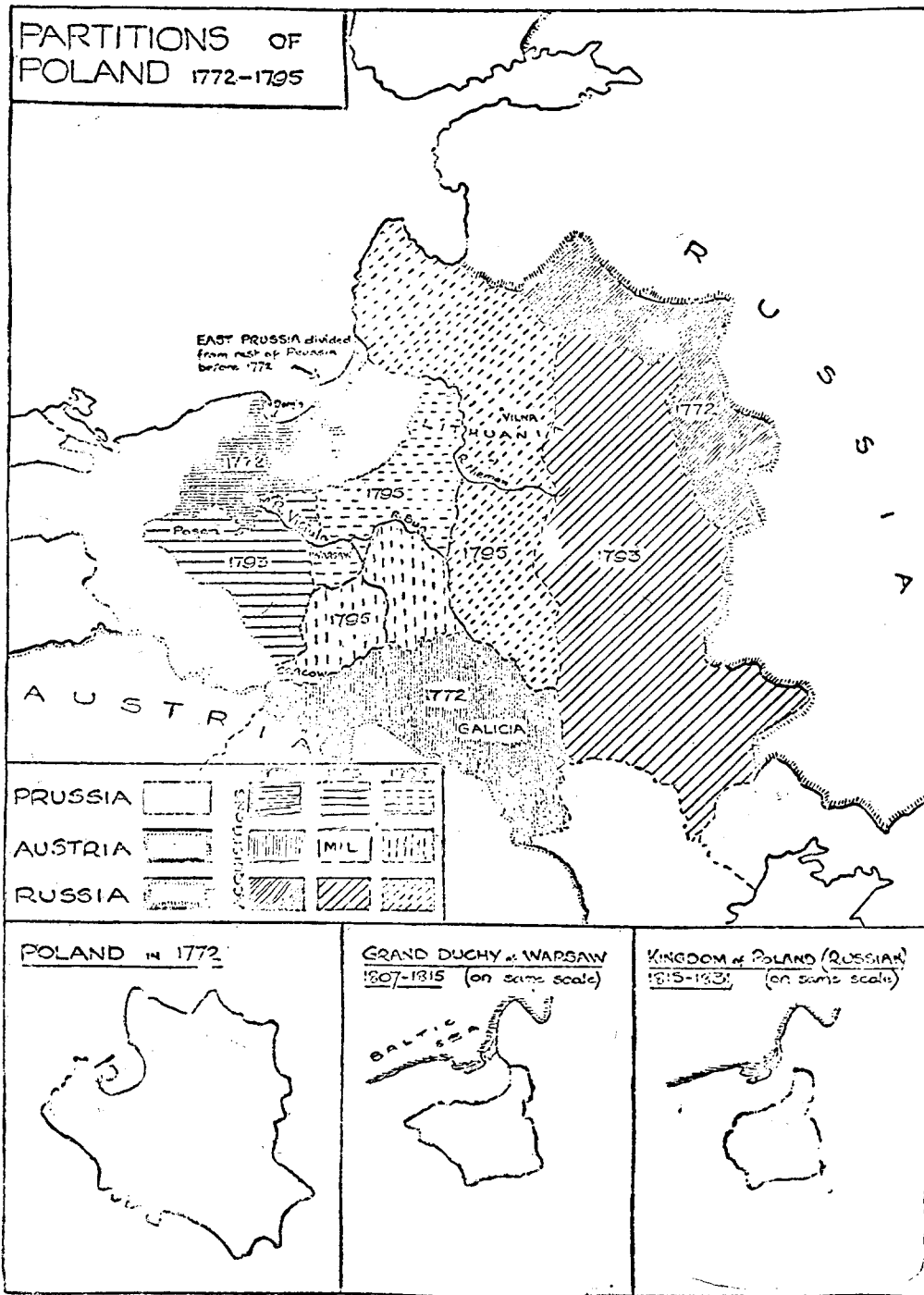
廢除販賣奴隸問題亦曾在會中討論。因受卡斯累利之影響，參加會議國家同意對販賣奴隸予以廢止。(註一二四)另對國際河流航行權、使節等級、與在先權(Precedence)等均有所決定。戰時個人財產所受之損失已獲得公平之補償。(註一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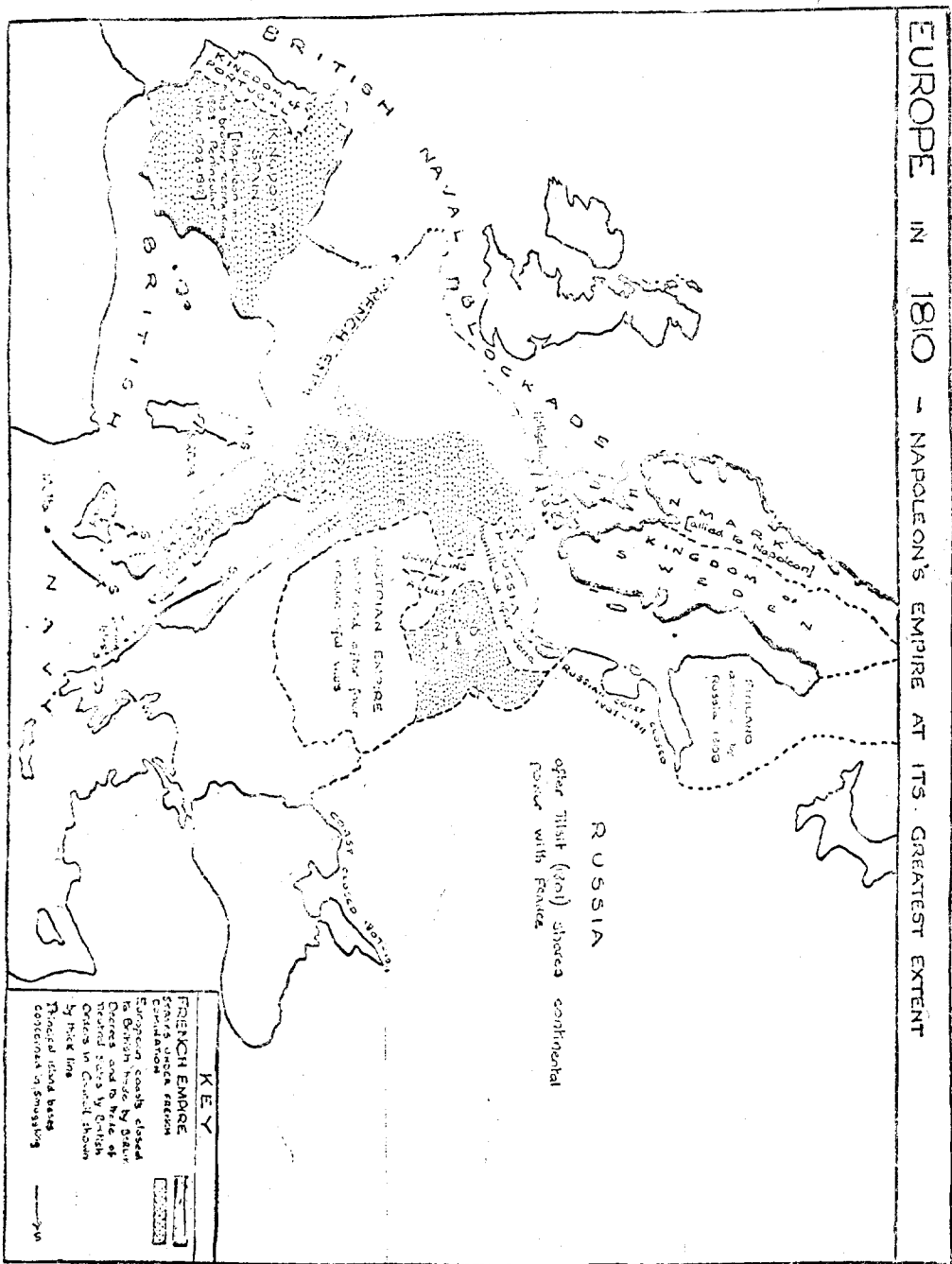
維也納會議之最後議定書(Final Act)係於一八一五年六月九日所簽字，簽字國除英奧俄普法五強之外，尚有西葡瑞(典)三國。經卡斯累利之倡議對該約探定期會議之方式予以保障。(註一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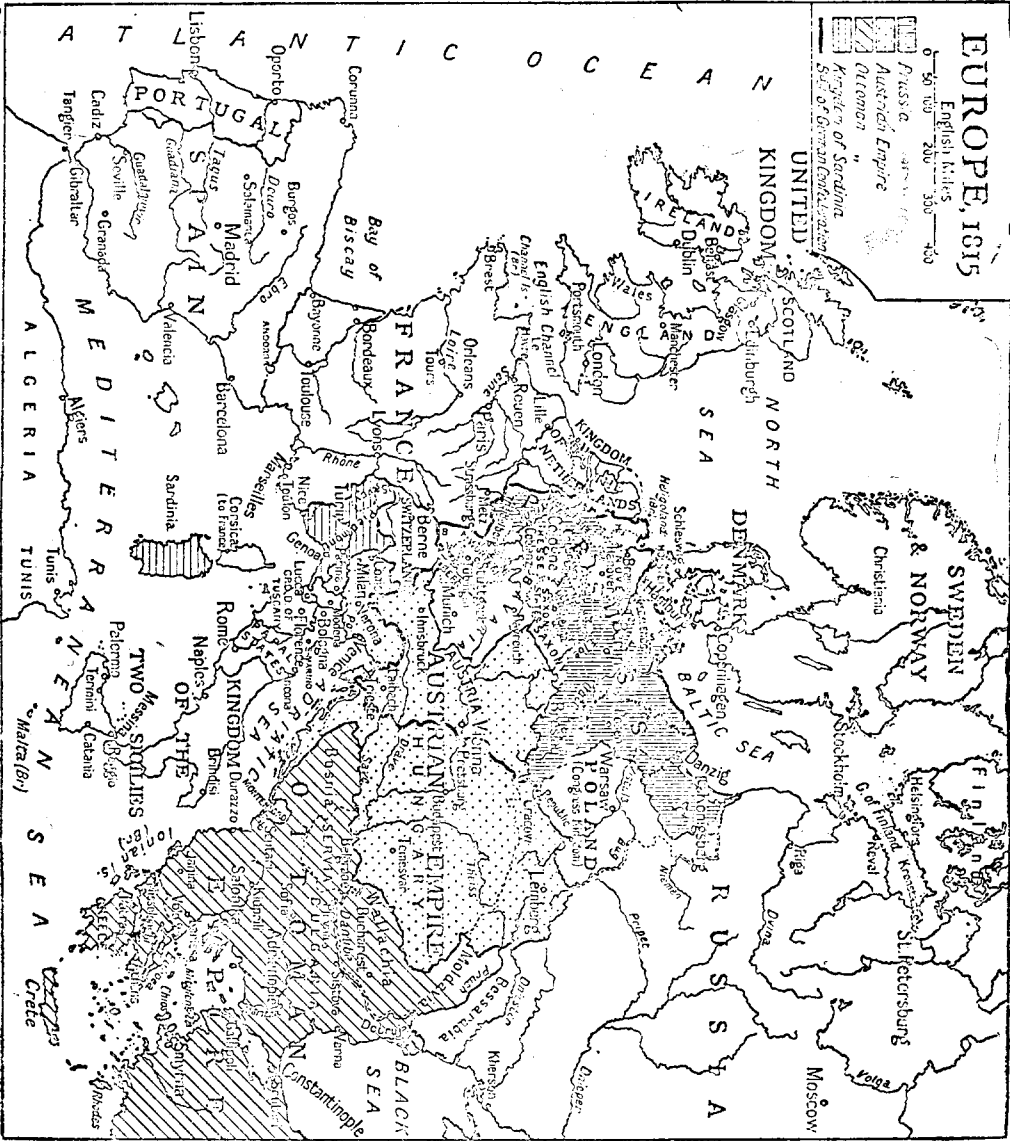
一八〇五年皮特之意見及一八一三年英內閣之意見(即卡斯累利所持訓令中之內容)大體業已實現。(註一二七)英外交之成功由此可見。

維也納會議之結果，未能使任何一國滿意，但在安全方面滿足了所有國家之最低要求。同時亦維護了歐洲之權利平衡與和平達四十年之久。

可惜維也納會議未能注意小國利益及民族主義，而且不少小國在權利平衡下做了犧牲品。







五、卡斯累利所倡議之維護和平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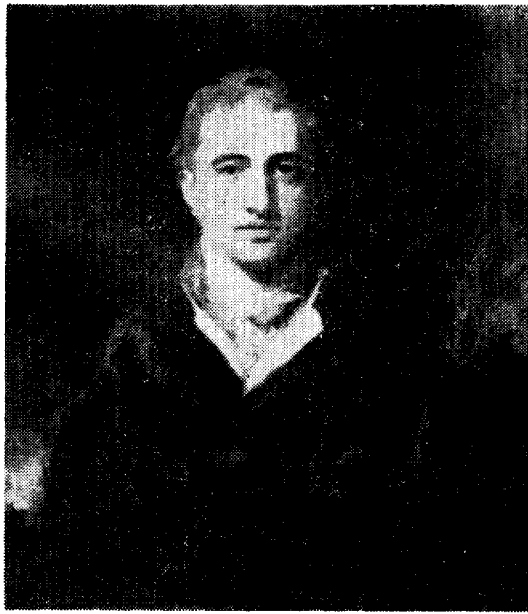
包本王室在法國所引起之不滿及同盟國在維也納會議中之不和，使得拿破崙有恢復其王朝之動機與行動。

拿破崙係於一八一五年二月廿六日離開厄爾巴，率領一千五百人於三月一日在法國南部坎尼斯（Cannes）登陸，三月廿日進入巴黎。法王路易十八早在三月十三日已開始逃亡。（註二二八）

三月六日拿破崙逃出之消息傳至維也納，打斷了正在進行之會議。為對抗拿破崙，盟國在倫敦中另開會議，於三月廿五日由英奧俄普重訂雪盟條約。其主要內容如左：

（利累斯卡）

各締約國將提供其資源以支持一八一四年五月卅日所締結之巴黎和約。為共同之目的，各國應派出十五萬部隊，包括騎兵在內。締約國彼此約束於本約第一條所言之戰爭目的未達成前，不放下武器。此約所締結之目的在維持一般之和平，締約國同意邀請歐洲所有國家參加，並支持法國或其他任何受攻擊之國家以對抗拿破崙及其同路人。（註二二九）



英國則撥款五百萬英鎊給歐陸盟軍使用。其他小國亦同意予以援助。（註二三〇）

決定性之戰爭係於六月十八日在滑鐵盧發生。拿破崙經盟軍之夾擊敗北而逃回巴黎。二十二日再次遜位，由其獨子繼承王位為拿破崙二世（Napoleon II），（註二三一），但未被承認，仍由路易十八復位。此次之戰爭歷時近百日（三月廿至六月十八日），故被稱為百日戰爭。

七月七日盟軍再度進入巴黎。路易十八已於次日回到特拉利茲宮（Tuileries）。臨時政府即承認路易為國王，國民議會自

動解散，新國會將在兩月內召開，表示效忠國王。（註一三二）

普魯士要求復仇（revenge）與補償（Compensation），欲剝奪法國之阿爾塞斯、洛林兩省，而卡斯累利認為所需要者是「安全而非復仇。」他重視全歐洲之和平與協調，故頗能贏得盟國之支持與讚揚。（註一三三）

為再次終止雙方之戰爭狀態，盟國於十月廿日第二次與法國在巴黎締結和約。其主要內容如左：

法國除放棄薩夫伊、比利時、與瑞士邊界之一些地方外，且退至一七九〇年時之疆界。法國撤出後之領土、堡壘、及地區應聽候盟軍處理；由法賠款七億法郎，賠款之方式、期間、及保險另定之。為鄰國安全，盟軍將採取一些臨時保證措施；對法邊界之一些軍事據點將作一定時間之佔領，但佔領部隊不超過十五萬人，佔領期間定為最多五年，情形許可時可於三年之後五年之內將部隊撤走；五年期定將佔領區交還。一八一四年五月卅日之第一次巴黎和約所割讓之地區，亦適用依本約所割讓之地區。法國交回其自各國首都所掠奪之藝術品。一八一四年五月卅日之第一次巴黎和約與一八一五年六月九日維也納會議之最後議定書將仍受支持；本約對前述條約不作任何修改。（註一三四）

此約之內容頗合卡斯累利以安全為目的，不含報仇意味，及削弱法國等原則，但較第一次巴黎和約嚴格得多。此約增加了將疆界改小、增加賠款、交還藝術品、及佔領保障等規定，而法國之尊嚴與領土完整仍受到保障。

英王於一八〇五年即認為，和平恢復之後，如不能建立一種制度作長久之維持，工作仍不能算完美。（註一三五）卡斯累利為使工作完美，特約請俄普奧，於第二次和平條約締結之同日簽一四國同盟條約，以建立長久維持和平之制度。其主要內容如左：

締約國彼此同意支持當日盟國與法所締結之和約，（即第二次巴黎和約）並嚴格而忠誠的使上述條約得以實行。拿破崙及其家人不得再為法國統治者。留駐法國之佔領軍目的在保證和約之履行。如該佔領軍受法攻擊時，每一盟國將再增加佔領部隊六萬人。如上述武力不足時，締約國同意提供更多之部隊，為使戰事早日結束，必要時將出動所有之部隊，盡量維護和平以避

免不幸之事件再度發生。於盟軍佔領法國期滿之後，本約之承諾仍然有效。本約並不支持對他國內政事務之干涉。(註一三六)

該約之第六條，亦即最重要之一條謂：「爲使目前之條約執行容易可靠，爲鞏固世界幸福，締約國同意經由各政府或各部長之贊助而於一定期間重新召開會議，以商討共同之利益，及爲維護歐洲繁榮與和平所應採行之方法。」(註一三七)

此約之基本精神即在於對未來之歐洲和平及其他問題應以定期召開之會議而解決。維持歐洲和平爲英國之一貫作法，故卡斯累利特倡加入此條，建立於一定期間召開會議解決問題之制度 (Congress System)。日後一連串會議之召開皆源於此條之規定。卡斯累利用心之良苦可見一斑。其對歐洲和平之貢獻特大。(註一三八)

結 諱

法國革命爆發之初，英首相皮特並未注意，且盡量避免捲入歐洲事務；(註一三九)以後革命範圍擴大，影響到中立國家、及低地國家時，始改變態度加入對法戰爭。此後英國於對法戰爭中即居於領導地位。

爲未雨綢繆，一八〇四年起皮特即開始計劃戰後問題，並於一八〇五年就該項問題與俄皇達成協議。對歐陸戰爭，英國除派軍前往參加外，且給盟國以財務支援，故有盟軍財務官 (Pay-master) 之雅號。(註一四〇) 一八一二年，卡斯累利任英外相，態度更爲積極。翌年底英國內閣就當時之歐戰及戰後之和平問題召開會議。會後派卡斯累利以特使身分，攜帶訓令前往歐洲與盟軍談判有關問題；先爲團結盟國及作戰後計劃而於一八一四年締結雪盟條約；次於拿破崙戰敗之後，又爲結束戰爭狀態而締結第一次巴黎和約，其中對歐洲及海外領土作了初步安排；隨後又爲領土分配、王室復位、及共同有關問題而召開維也納會議；百日戰爭之後，締結第二次巴黎和約；最後爲建立維護和平之公會制度而締結四國同盟。

其中較重要者仍爲維也納會議，因爲它解決了一些重大問題。維也納會議名爲公會 (Congress) 係由很多國家參加，但並未經常舉行正式會議，一切重要問題多由英俄奧普四強私下決定 (後來法國加入則由四強變爲五強)。強國在問題之決定上祇

注重到王室之利益，而忽略了人民之利益；注意到大國之權力平衡，而忽略了小國之切身利害；注意到領土之補償分配，而忽略了民族主義之原則；注意到安定，而忽略了自由。（註一四一）挪威、芬蘭、與比利時等小國，均成爲供大國支配之犧牲者，全未考慮當地居民之願望。此並非說明該會議一無是處。在歷史上它仍有着劃時代之意義，過去之神權時代雖經維護，但已成過去，接踵而至者係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時代，更不可諱言的是其爲歐洲奠定了未來數十年之和平基礎。

此次出席維也納會議之英國代表，卡斯累利與惠靈頓均有着輝煌之成就。以維也納條約與一八一三年卡斯累利所持之訓令相較，可知英國大部份計劃業已實現。（註一四二）難怪韋伯斯特（Charles K Webster）謂：「卡斯累利已獲全盤勝利。」（註一四三）

英國於維也納會議期間所採用之主要政策爲權力平衡。此一政策即在防止歐洲出現超強國，威脅歐洲和平。過去如歐洲有超強國出現，其他大國即會以聯盟之方式予以阻止或對抗。此項聯盟曾用以對抗路易十四（Louis XIV）與弗得列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現在又用以對抗拿破崙並防止將來再有超強國出現。張伯倫（Chamberlain）曾謂：「我們所有大的戰爭均在防止出現超強國左右歐洲。」（註一四四）卡斯累利之圍堵法國、抵制俄國、扶持奧普等國均係爲權力平衡，而且已獲成效。（註一四五）

英國一直希望法律秩序能實行於歐洲，因如此方有和平，唯有歐洲有了和平，始能無後顧之憂的向海外發展。雖英國之利益係世界性而並非全在歐洲，但維持歐洲和平仍爲必要。特別是與英國關係較密切之地區，如低地國家、伊比利安半島、直布羅陀（Gibraltar）、馬爾他、及土爾其等。每當上述地區受到威脅，英國必挺身而出加入歐洲戰爭。即加入對法戰爭亦不例外。（註一四六）

外交是自私的，爲求本身安全而盡量削弱強鄰，此即英不願法強，法不願普強，普不願奧強，及奧不願俄強之理；爲求制衡又盡量爲他國扶持強鄰，此即俄願法強以制英，英願奧強以抗俄之理。

外交是不擇手段的，當決定將挪威劃歸瑞典遭到拒絕時，英國曾以海軍封鎖挪威作爲威脅使其就範。（註一四七）又當俄普

為取得波蘭及薩克遜尼態度強硬時，卡斯累利暗聯奧法締結密約，表示不惜一戰。維也納會議期間，英奧等國均僱用大批間諜人員，使用各種方法搜集情報。(註一四八)

外交不講眞理，此由十九世紀之民族主義運動中可以看出，俄國會以共同信仰保護者之身分，協助希臘獨立而對抗土耳其，但於一八六三年却為自己之利益去鎮壓波蘭革命。畢斯麥以民族主義為名與奧聯合取得西列斯威(Schleswig)和赫爾斯坦(Holstein)兩州，但却於一八六三年幫助俄國鎮壓波蘭革命。奧地利雖以同樣理由抗議俄國鎮壓波蘭革命，却反對其本國領土內任何民族之獨立。法國支持比利時獨立，却派一位奧地利親王前往墨西哥為王。英國亦不例外。其支持比利時與希臘之獨立運動，(註一四九)但却堅持土爾其繼續壓迫塞爾維亞(Serbia)，而讓奧地利統治匈牙利(Hungary)。(註一五〇)

英國係一最善於辦理外交之國家，亦為受馬克維里(Niccolò Machiavelli)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我們可自其外交家格言中了解其外交之大概。

英國駐威尼斯大使瓦通(Sir Henry Wotton)(註一五一)給大使下定義時謂：「大使是一位被派往外國為本國利益說謊之人。」(註一五二)塞通瓦特遜謂：「我們外相之一會謂：『辦外交不講求邏輯。』」(註一五三)名相派麥斯頓(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謂：「英國沒有永久之盟友，亦無永久之敵人，我們所追求者祇是永久之利益。」(註一五四)外相格雷(Edward Grey)(註一五五)謂：「英國之外交官們應以本國即時之利益作為指導原則，對於未來不必考慮太多。」(註一五六)

自以上所述，我們知道外交部長與大使皆應以國家利益作為指導原則，非但英國外交官如此，其他各國外交官亦莫不如此，當然卡斯累利亦不例外。

英國在維也納會議期間之外交成就與卡斯累利之才能與性格有着重大關係。他沉着、細心、機警、聰明、堅定、態度典雅、講求實際、判斷力強、經驗豐富，(註一五七)雖不善於言辭，但却能句句中懇。做人難，做事更難。卡斯累利雖然在維也納會議期間達成英國所預期之目標，但仍難免遭考拜特(William Cobbet)與馬肯塔什(Mackintosh)批評其為干涉主義者

(interventionist)。(註一五八)

一八〇五年納爾遜於特拉法加戰敗法西聯合艦隊，一八一五年惠靈頓又於滑鐵盧戰敗拿破崙使英國取得海陸霸權。英國國內政治安定，經濟繁榮，工業進步，所以在歐洲獲得和平之後，能傾全力向海外發展，特別是亞非等地區——中國當時即成爲其發展對象之一，造成了歷史上維多利亞時期之黃金時代。卡斯累利於奠定該時期之發展基礎，實功不可沒。英國對歐洲權力平衡外交政策之成功爲造成該黃金時代之重要因素之一。

附 註

- (註 一) 皮特 (1759-1806) 與其父同名，均爲英國名政治家。皮特 (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廿四歲任首相，創英國之先例，並曾先後兩度出任該項職位。第一次係一七八三至一八〇一年；第二次係一八〇四至一八〇六年。
- (註 二) 卡斯累利 (1769-1822) 英國政治家兼外交家，以卡斯累利爵士而知名。除外相以外曾任國防大臣。
- (註 三) 奧屬荷蘭即今日之比利時地區。
- (註 四) 法王后安東尼特係奧王里奧波得二世之妹。
- (註 五) Fay-Cooper Cole, and Harris Gaylord, eds., *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 of Mankind*, 2 vols, Vol. II, Chicago, 1951, p. 476.
- (註 六) William L. Langer, ed.,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Taipei, 1963, p. 581.
- (註 七) 次日廿二日爲共和之第一天，故共和之日期亦有謂二十一日者。見 Langer, op. cit., P. 582.
- (註 八) Cole, op. cit., p. 493.
- (註 九) Denis Richard and J. W. Hunt,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783-1964*, London, 1969, p. 32.
- (註 十) Harold Temperley and Lillian M. Penson, eds., *Foundation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792-1902 (Documents)*, London, 1966, p. 2.
- (註 十一) 詳見格林維爾 (Lord Grenville) 致法國駐英大使函。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p. 3-4.

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時期英國對歐洲之外交政策

- (註十一) Ibid., p. 2; James Joll, ed., *Britain and Europe 1793-1940 (Documents)*, London, 1967, p. 31.
- (註十二) Langer, op. cit., pp. 581-582; Jacques Droz,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1648 à 1919*, 2d ed., Paris, 1960, pp. 192-195.
- (註十三) Ibid.
- (註十四) Ibid.
- (註十五) Ibid.
- (註十六)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2.; Joll, p. 31.
- (註十七)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p. 2, 9.
- (註十八) 演講之原文見 Joll, op. cit., pp. 40-45.
- (註十九) 格林維爾 (1759-1834) 係前首相喬治·格林維爾 (George Grenville) 之子，為英政治家，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任英首相。
- (註二十)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2; Joll, op. cit., p. 31.
- (註二十一) Cole, op. cit., p. 48
- (註二十二) 馬爾他島原屬神聖羅馬帝國。一七八九年由法佔領。一八〇〇年又由英國取得。今為一獨立國。
- (註二十三) 艾丁頓 (1757-1844) 英國政治家，一七八九年任下院議長，一八〇一至一八〇四年任首相。
- (註二十四) 主和最力之人士尚有福克斯，詳見其演詞，Joll, op. cit., pp. 46-47.
- (註二十五) Joll, op. cit., p. 51.
- (註二十六) 亞歷山大一世 (1777-1825) 係一八〇一至一八二五年之俄皇。因其所受新舊教育不同，以致養成矛盾之性格。以對抗拿破崙及組神聖同盟而知名。
- (註二十七) Harold J. Schultz, *History of England*, New York, 1969, p. 192.
- (註二十八) Joll, op. cit., p. 48; Schultz, op. cit., p. 193.
- (註二十九)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10.

- (註三十) Walter Alison Phillips, *The Conbederation of Europe*, London, 1914, p. 85; Joll, *op. cit.*, p. 49.
- (註三一) 安得維甫位於斯凱特河沿岸，為比利時之貿易中心。拿破崙佔據之後，將其開為重要軍港。
- (註三二)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p. 9-10.
- (註三三) *Ibid.*
- (註三四) Charles K. Webster,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 1815-1822*, London, 1825, p. 50.
- (註三五) 納爾遜 (1758-1805) 為英海軍名將，自幼喜航海。一七九八年大敗法國艦隊於尼羅河，一八〇五年又大敗法西聯合艦隊於特拉法加。
- (註三六) Joll, *op. cit.*, p. 51.
- (註三七) 惠靈頓 (1769-1852) 為英國名將兼政治家。半島戰爭時建功，一八一五年在滑鐵盧擊敗拿破崙，並曾出席維也納會議。一八一八至一八三〇年任英國首相。
- (註三八) Webster,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 p. 31.
- (註三九)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28.
- (註四十) R. W. Seton-Watson, *Britain in Europe, 1789-1914*, London, 1955, p. 69.
- (註四一) Algernon Cecil, *Britain Foreign Secretaries 1807-1916*, London, 1927, p. 24.
- (註四二) Edward Vose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1955, p. 204.
- (註四三)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p. 205.
- (註四四) Webster,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 p. 52.
- (註四五) 梅特涅，其原文全名為 Klemens Wenzel Nepomuk Lothar von Metternich (1773-1859)，奧國政治家兼外交家。一七九七年開始其外交生涯；一八〇三至一八〇六年任駐普大使；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九年任駐法大使；此後即任外相至一八四八年為止。對鎮壓歐洲之自由思想影響頗大，故一八一四年至一八四八年被稱為梅特涅時代 (The Age of Metternich)。

「歐洲人所需要者是和平而非自由。 ("What the European peoples want is not liberty but peace.")」一語即出自梅特涅之口。見 Cole, op. cit., p. 500.

(註四六)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29.

(註四七) Ibid., p. 28.

(註四八) 毛里西斯位於印度洋，被葡人發現，為法人所有。一八一〇年由英軍佔領。今已獨立。

(註四九) 包本島位於毛里西斯之南今改名雷友寧 (Reunion.)。

(註五十) 瓜得路甫位於加勒比海，一六三五年為法人所佔。於十七和十八世紀時英人曾數度攻打該島，但祇於一七五九年至一七六三年成功的佔領該島，並於一七九四年再度對該島作短期佔領。一八一〇年英人重新取得該島且保留該島至一八一六年交還法國為止。見 "Guadeloup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68, X, 976-978.

(註五一) 訓令原文見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p. 29-33.

(註五二) Phillips, op. cit., p. 70.

(註五三) Joll, op. cit., pp. 53, 54.

(註五四) Neville William, Chronology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1966, p. 123.

(註五五) Phillips, op. cit., pp. 77, 78.

(註五六) Ibid.

(註五七) Charles K. Webster, The Congress of Vienna 1814-1815 and the Conference of Paris 1919, London, 1920, p. 20.

(註五八) Phillips, op. cit., p. 79.

(註五九) Webster, Congress of Vienna, p. 20.

(註六十)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42.

- (註六一) Phillips, *op. cit.*, p. 79.
- (註六二) *Ibid.*, p. 86.
- (註六三) Edward Vose Gu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1813-15*, Vol. IX of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ed. C. W. Crawley, London, 1965, p. 642.
- (註六四) *Ibid.*
- (註六五) Gu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1813-15*, p. 643.
- (註六六) 泰列蘭 (1754-1388) 法國政治家兼外交家，幼年因意外事故而跛，受神學教育，曾任主教，後轉入仕途，主張君主立憲。一七九六年自美返國出任外長；非但幫拿破崙取得政權，且助其一八〇四年稱帝，曾為拿破崙之得力助手，戰後為法美談，表現出色。
- (註六七) G. A. Kertesz, ed., *Documents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1815-1939*, London, 1968, pp. 2-4.
- (註六八) J. A. R. Marriott, *A History of Europe 1815-1939*, London, 1966, p. 21.
- (註六九) *Ibid.*
- (註七十) Gu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645.
- (註七一) 圭亞納位於南美初為荷蘭所建之殖民地，一八一四年為英國所有。
- (註七二) Gu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644.
- (註七三)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18.
- (註七四) Phillips, *op. cit.*, p. 91.
- (註七五) Gu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645.
- (註七六) 原條文見 René Albrecht-Carré, *The Concert of Europe (Documents)*, New York, 1968, p. 30.

- (註七七) Gu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644
- (註七八) Albrecht-Carrie, *The Concert of Europe*, p. 30.
- (註七九) Cecil, *op. cit.*, p. 24.
- (註八十) "Servants talk about People: Gentlefolk discuss things". 見 G. M. Young, *Victorian England (Portrait of an Age)*, London, 1969, title page.
- (註八一) 畢斯麥 (1815-1898) 德國政治家兼外交家，曾先後出使俄法，自一八六二年起任普國首相，一八七一年起任德國首相，因主以武力統一德國，故有鐵血宰相之稱，一八九〇年去職。其為忠實之馬克維里信徒。「沒有一個強國會在違反其人民利益之情況下一成不變的履行條約義務 (No great power can stick permanently to the text of a treaty in opposition to the interest of its own people.)」即出自畢斯麥之人口。見 Erick Eyck, *Bismarck After Fifty Years*, London, 1968, p. 10.
- (註八二) Marriott, *op. cit.*, p. 16.
- (註八三) Webster, *The Foreign Diplomacy of Castlereagh*, p. 5.
- (註八四) Gu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647.
- (註八五) David Thomson, *Europe Since Napoleon*, Middlesex, 1966, p. 93.
- (註八六) 哈丁堡 (1750-1822) 為普魯士政治家，一八一〇至一八二二年任普國首相。
- (註八七) 哈姆包爾 (1767-1835) 為普魯士政治家兼語言學家，對該國教育頗有貢獻。
- (註八八) 乃沙羅德 (1780-1862) 為俄國政治家，一八二二至一八五六年任俄外長。
- (註八九) 根次 (1764-1832) 為普魯士名政治記者，曾任梅特涅之顧問，為其得力助手。
- (註九十) Marriott, *op. cit.*, p. 16; Gu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646.
- (註九一) Marriott, *op. cit.*, p. 18.

- (註九二) Gu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646.
- (註九三) *Ibid.*, p. 17.
- (註九四) Marriott, *op. cit.*, p. 22.
- (註九五) Webster,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8.
- (註九六) 訪談談話・C. H. D. Howard,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epartment of History, King's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Strand, London, 20 June 1970.
- (註九七) Gu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648.
- (註九八) 波蘭爲中世紀大國，雖面積龐大，但四周缺少天然屏障，且有俄普奧虎視，加之內部不穩，故於一七七二、一七九三、與一七九五年等三次遭到瓜分。一八一五年後由俄所統治。
- (註九九) "The future of Europe really depends on the ultimate destiny of Poland". 見 Marriott, *op. cit.*, p. 24.
- (註一〇〇) Schultz, *op. cit.*, p. 193.
- (註一〇一)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35. Gu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649.
- (註一〇二) Schultz, *op. cit.*, pp. 193-194; Cole, *op. cit.*, p. 499.
- (註一〇三) Gu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649.
- (註一〇四) Cecil, *op. cit.*, p. 25.
- (註一〇五)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p. 238.
- (註一〇六)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35.
- (註一〇七)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p. 221.
- (註一〇八) Cecil, *op. cit.*, p. 26.
- (註一〇九) Charles K. Webster, *British Diplomacy 1813-1815*, (*Documents Dealing with recommendation of Europe*),

London, 1921, p. 277.

(註110) Cecil, op. cit., p. 26.

(註111) René Albrecht-Carrié,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London, p. 13.

(註112) Phillips, op. cit., p. 114.

(註113) Schultz, op. cit., p. 194; Gul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662; Albrecht-Carrié,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13; George Taylor, A. Sketch-map
History of Europe 1789-1914, London, 1969, pp. 28, 32.

(註114) Phillips, op. cit., p. 114.

(註115)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35.

(註116) Louis L. Snyder, ed., *Documents of German History*, New York, 1958, p. 150.

(註117) Gul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557; 一八一五年六月八日之日爾曼邦聯條文，見
Snyder, op. cit., pp. 151-153.

(註118)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28.

(註119) Marriott, op. cit., p. 19.

(註120) Ibid., p. 31;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p. 28, 35.

(註121) Schultz, op. cit., p. 194. 此舉係對丹麥之懲罰，因其於戰爭期間曾協助拿破崙。

(註122)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35.

(註123) David Harris Willson, *A History of England*, Illinois, 1972, p. 579.

(註124) James A. Williamson, A. *Notebook of Empire History*, London, 1942, p. 145. Temperley Penson, op. cit.,
p. 36.

- (註一二五) 參見 Sir Neville Bland, *Satow's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 4th ed., London, 1968, pp. 162-171;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36.
- (註一二六) *Ibid.*, p. 29.
- (註一二七) *Ibid.*, p. 28.
- (註一二八) Marriott, *op. cit.*, p. 27.
- (註一二九) 條約原文見 Kertesz, *op. cit.*, pp. 6-7.
- (註一三〇) Marriott, *op. cit.*, p. 27.
- (註一三一) *Ibid.*, p. 29. 拿破崙第一世與奧公主路易絲所生。拿破崙曾於一八一四與一八一五年兩次讓位其子，均未被承認。
- (註一三二) Gu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645.
- (註一三三) Schultz, *op. cit.*, p. 194.
- (註一三四) Kertesz, *op. cit.*, pp. 9-11; Marriott, *op. cit.*, p. 39.
- (註一三五)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18.
- (註一三六) Kertesz, *op. cit.*, p. 13.
- (註一三七) *Ibid.*, pp. 12-14.
- (註一三八) Marriott, *op. cit.*, p. 41.
- (註一三九) Setton-Watson, *op. cit.*, p. 9.
- (註一四〇) David Thomson, *Eng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ddlesex, 1969, p. 25.
- (註一四一) Marriott, *op. cit.*, pp. 22-23.
- (註一四二) *Ibid.*, p. 18.

- (註一四三) Webster,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 pp. 121-72. Quoted in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37.
- (註一四四) John Gunther, *Inside Europe*, London, 1937, p. 246.
- (註一四五) Thomson, *Europe Since Napoleon*, p. 9.
- (註一四六) Seton-Watson, op. cit., p. 13.
- (註一四七) Temperley and Penson, op. cit., p. 35.
- (註一四八) Gulick,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647; Thomson, *Europe Since Napoleon*, p. 93. 十六、十七世紀之大使自稱為受命使節的間諜(honorable spy)。見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 London, 1958, p. 44.
- (註一四九) J. P. T. Bur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ism*, Vol. X of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1830-70, ed. J. P. T. Bury, London, 1967, p. 214.
- (註一五〇) Harold Temperley, *The Victorian Age in Politics*, London, 1928, p. 52.
- (註一五一) 瓦通(1568-1639)英國詩人兼外交家。曾出使威尼斯、海牙、與土靈(Turin)。
- (註一五二) "A resident ambassador is a man sent to tell lies abroad for his Country's good." Garrett Mattingly, *Renaissance Diplomacy*, London, 1965, p. 228.
- (註一五三) "Logic is of no use in diplomacy." Seton-Watson, op. cit., p. 1.
- (註一五四) "I say that it is a narrow policy to suppose that this country or that is to be marked out as the eternal ally ourthe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原演講詞。見 Joll, op. cit., p. 111.
- (註一五五) 格雷(1862-1933)為英國政治家，一九〇五至一九一六年任英國外相，第一次大戰前鑑於德國擴充軍備而與法俄合組三國協商(Triple Entente)，後因談判失敗而率英加入戰爭。
- (註一五六) "Foreign ministers have been guided by what seemed to them to be the immediate interest of this country,

without making elaborate calculations for the future". Seton-Watson, *op. cit.*, p. 1.

(註一四七) Willson, *op. cit.*, pp. 576-577.

(註一四八) Joll, *op. cit.*, p. 13.

參考書目

- Albrecht-Carriè, René, *The Concert of Europe (Document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 Albrecht-Carriè, René,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7.
- Bland, Sir Neville, *Satow's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 4th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68.
- Bury, J. P. T.,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ism*, Vol. X of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1830-1870*, ed J. P. T., Bu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Cecil, Algernon, *Britain Foreign Secretaries 1807-1816*, London, 1927.
- Cole, Fay-Cooper, and Harris Gaylord Warren, eds., *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 of Mankind*, 2 vols. Vol. II, Chicago: Consolidated Book Publishers, 1951.
- Droz, Jacques,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1648 à 1919*, 2d ed., Paris: Dalloz, 1960.
- East, W. Gordon,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7.
- Eyck, Erich, *Bismarck After Fifty Years*, Londo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68.
- "Guadeloup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68, X, 976-978.
- Gulick, Edward Vose, *The Final Coali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1813-1815*, Vol. IX of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1793-1830*, ed. C. W. Crawle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Gulick, Edward Vose,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ew York: Norton, 1955.

- Gunther, John, *Inside Europ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7.
- Howard, C. H. D.,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ersonal interview, Department of History, King's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Strand, London, 20 June 1970, with the author.
- Joll, James, ed., *Britain and Europe 1793-1940* (Documen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Kertesz, G. A., ed., *Documents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1815-193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Langer, William L., ed.,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Taipei: Wen Hseng Co., 1963, (reprinted).
- Machiavelli, Niccoló, *The Prince*,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68.
- Marriott, J. A. R., *A History of Europe 1815-1939*,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6.
- Mattingly, Garrett, *Renaissance Diplomacy*,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65.
- McNair, Arnold D., *Law of Treat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 Nicolson, Harold, *Diplomacy*, 2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Oppenheim, L., *International Law*, 7th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53.
- Phillips, Walter Alison, *The Confederation of Europe*, London, 1914.
- Richard, Denis, and J. W. Hunt,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783-1964*,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69.
- Schultz, Harold J., *History of England*,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1969.
- Seton-Watson, R. W., *Britain in Europe 1789-1914*,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 Sinclair, D. J., ed., *The Faber Atlas*, 4th ed., London: Geo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 Snyder, Louis L., *Documents of German History*, New Brunswick, New Yor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8.

- Taylor, George, *A Sketch-map History of Europe 1789-1914*,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mpany Ltd, 1969.
- Temperley, Harold, and Lillian M. Penson, ed., *Foundation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792-1902 (Documents)*,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 1966.
- Temperley, Harold, *The Victorian Age in Politics*, London, 1928.
- Thomson, David, *Europe Since Napoleon*,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66.
- Thomson, David, *Eng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69.
- Treharne, R. F., et al., eds., *Atlas of Modern History*, London: George Phillip and Son Ltd, 1967.
- Vital, David, *The Making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 Webster, Charles K.,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 1815-1822*, 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25.
- Webster, Charles K., *The Congress of Vienna 1814-1815 and the Conference of Paris 1919*, London, 1920.
- Webster, Charles K., *British Diplomacy 1813-1815 (Documents dealing with recommendation of Europe)*, London, 1921.
- William, Neville, *Chronology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1966.
- Williamson, James A., *A Notebook of Empire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42.
- Willson, David Harris, *A History of England*, 2d ed., Hinsdale, Illinois: The Dryden Press, 1969.
- Young, G. M., *Victorian England: Portrait of an 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